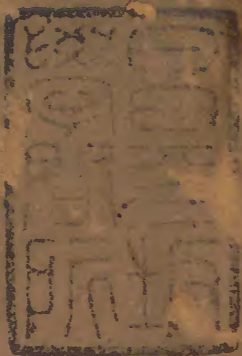


四書白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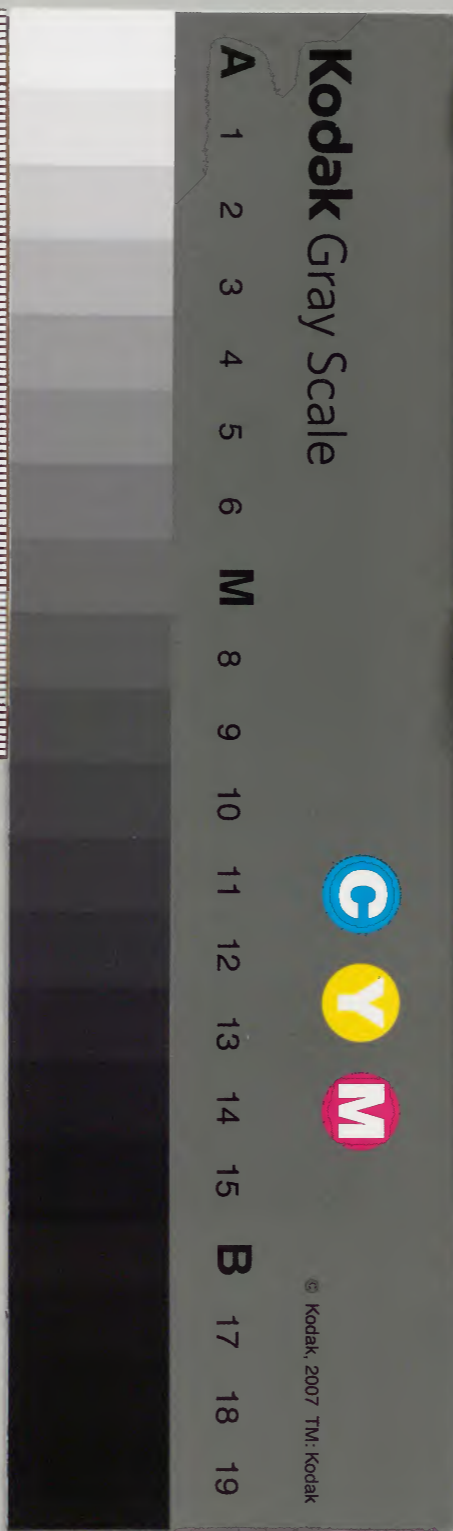
孟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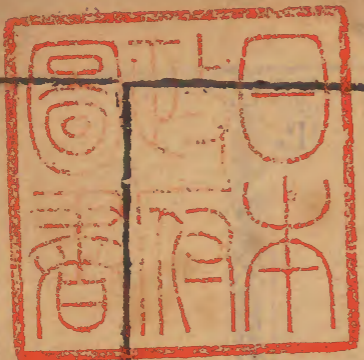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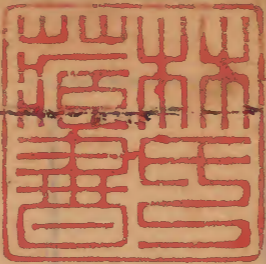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六	七	
		二	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二	八	漢	
七	五		
函	七	書	
二	四		
冊	號		
九			
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74	
冊數	2 (2)		
函號	277	19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孟子上

明子几袁黃 刪正

男男素儼 校閱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卑禮招賢故王曰叟不遠千

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史長老之稱利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

章之大指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于乘之家于乘之

管子陳王道曰論是非不論利害託言求利之言恐非且下節云仁義不當不利則孟子亦言利矣

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自是王者太公之政不必言親義於也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此明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萬乘之國謂天子千乘之家乃天子之公卿千乘之國謂諸侯百乘之家乃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明亦有仁義之意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以結上文○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

不日其謂不期日與下勿亟相應是若云不終日而成恐不此理如以為不終日當在子來之後不當有勿亟之前矣

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及之喜所以為是者積仁也神矣者天地之本而為万物之始也時說以速或為矣大非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篇經量度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麋鹿也伏安其所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詩商書篇各時是也害何也樂

管子比于日民怒其虐因欲
與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梁惠王曰寡
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
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寡德
之人也河內河東皆
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
修粟以給其乏稚之不能修者 孟子對曰王
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
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
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直猶但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不可勝
食言多
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以
時入謂侯草木零落而後斧斤入也此焉治
之制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
愛養之也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養生送
死無憾為
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
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衣帛食肉必五十七者 遵其妻子使祭其老日用飲
食死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孝弟之義已明矣故欲其申
之中者重明也非徒可宰反與而已謹字重看孝術一

差人心大壞故欲其

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庠序皆重也頒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負戴於道路矣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此王道之成也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

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使狗彘得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已

是知少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罪歲則必能自反而修政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於鄰○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

梃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

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以發禽獸而使民飢而死則無異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

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何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從葬木

深字易字脩字暇日字當玩曰深易使見其得力處曰暇日使見有休息氣象此戰國所少者

偶人也有面目机發而太似人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與韓趙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定于非定于一也乃定于一人也故因王問而可以
不嗜殺人者一字在人身上也就心說凡出于心之所同
者最一故定好生是心之所同所謂一也吾以一倡
彼以一應而然如婦而更尤有不齊者自此心之外
別有所作為便多差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惡乎

省刑罰薄稅歛仁政之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陷溺於阱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止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孰能一之曰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

桓公之事誠至所不道

之嗜也孰能與之王復問曰對曰天下莫不

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

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

下沛然誰能禦之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

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無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

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

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爨鐘王曰舍之吾

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爨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竿易之不識有諸胡

齊臣也爨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爨也觥觶恐懼貌曰有之曰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舍事問德齊上進矣

四書刊正

七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齧棘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也曠而克之可以

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祭讓於此而擴克之也愛猶吝也王曰然誠

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齧棘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雖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

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全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

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聲謂將死而哀鳴也王說曰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

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

知所以反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方足以舉

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

此下擴充

折技即禮所謂磨折腰肢也蓋枝字肢通作支易暢于
兩支是也為長者技腰禮所當以長者之命折草木
之枝无謂

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為也非不能也復白也許猶可也今恩曰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越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折技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越北海之類也王之
不王是折技之類也挾以腋持物也越雖而

者之命折草木
之枝言不難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
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
者獨何與運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扁刑法
也寡妻寡德之妻也御治也古人
由親上而推以仁民又推其餘及於愛物今
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王請度之權稱錘也度丈尺也抑王與甲

于心說得甚好又激動其不忍之心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發語辭
士戰士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
構結也 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曰王之所大
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其不足於
口與輕燬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
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嬖近君嬖幸

論世林之詞非格言詞

之人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若如此也所
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君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
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
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
不能勝所 謂後災也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

論世林

七

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
 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
 禦之行貨曰商居貨曰賈殺政施仁王天下之本也王曰吾惛不能
 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
 敏請嘗試之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
 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生業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收

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足贈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
 者何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禮記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
制民之產之法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莊暴齊臣庶哉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

正慶色者慚其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
好之不正也

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曰可
古樂先王之樂

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臣請為王言樂此下
不若與衆人之常情也

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

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

管籥皆樂器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聚也頽頽也極窮也羽旄旌屬今王鼓樂

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用獵也此無

他與民同樂也典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所謂齊其庶錢者如此○齊

與民同樂正是好樂之本孟子之言不但救時意蓋川里實是如比范氏註不可用

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

亦宜乎芻草也蕘燒也臣始至於境聞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效闕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

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

以理釋天不是正訓此天字即詩畏天之威天字分明指上天說自然合理亦稱乐天不透天无不覆幬而仁者亦此境候之量然終身太虛同度而絕无計較強弱之私也保天下不是氣家乃是實能如此

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句踐越王名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眾無不周徧故能保天下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故能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敢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斂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

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

所發勇義理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

止也徂往也徂莒謂密人往侵阮共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

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書周書泰誓篇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

密也密頂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國文王赫然振怒整飭師旅以遏徂莒其往者往而復阮共之眾則所阻者止于共也慎矣

玩下非其上幸語者宜指魯君

天下對已說謂君之憂樂不以一已而以天下也註全在效驗上說非首重人君之意不敢改者便作文耳

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樂此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雪宮離宮名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非理也恤民者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亦然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避

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俗而可以比於先王

觀也晏子齊臣轉附朝舞皆山名避循也放至也琅邪邑名規遊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

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

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昏讒民乃作厲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謂

糧食即所以供師者曰謂師從君行皆裹乾糧而往故註以為模構之屬非也

忘書云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采所製宿故謂之流逆
流而上以忘反則其采莫知紀極故謂之連從獸左厭
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无厭則其行喪而不
行故謂之亡解得甚明

防流先王无流連之亦則惟君所行若止行此無流連
亦者耳註不當以二者平言時文久已不然故易之

晏子時也師衆也眈眈側目貌胥指也謗謗
也慙然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
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
極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從流下謂放
舟隨水而下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

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無分時之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

弊惟在君所行耳

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國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

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
省民也發發倉廩也大

師樂官也君臣已典晏子也樂有五声三曰

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

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其心何所過哉孟子釋之以為是乃愛其君

者○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也明堂在泰山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乎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

不當居之也王問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
出政之所

也能行王政則天子可復王曰王政可得聞

望其巡狩矣何必毀哉

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老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此節不是孟子功齊王為天子乃是功齊王行王政大
意謂今天子不巡狩而明堂為虛器者王政不行也非
行王政則衰世之治可以復興而天子可復望其巡狩
矣何必毀此堂哉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烝獨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

制闢謂道路之閑而謂都邑之

而譏察也征稅也澤謂滄水梁謂魚梁典民

同利不設禁也壑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

妻子也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

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

可也烝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

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公列

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篇積露積也餼乾糧

也無底曰橐有底曰橐皆所以盛餼糧也戢

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

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詩大雅錦之篇古公大王本號亶

父大王名也未朝走馬避狄人之

難也詩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姜女大王妃

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大王好

色而能雅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

累世勳出之臣是世官非世臣也必如伊陟象美召虎是似之類必能及臣道而聞望可稱于世者親臣亦不
是入君親信之臣若虞夏之股肱周室之承弼能布腹
心而方聞密勿謀議者

貧人在下而富登用之是使卑踰尊任遠而吾親近之
是使疏踰戚誼言尊者親者未必貧是相與日所用之
人說蓋使舊日所用皆賢則今日卑者雖進而未必踰
尊跡者雖用而未必踰戚故須如此說者解者乃謂今
日尊者親者未必貧則後日必進疏遠之臣而代之多
了後審曲折題意一發不明故刪之

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知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此及也

也棄絕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知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卿士遂士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

不治則知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

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

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此言喬木世臣皆故

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

彼也昨日所進之人今日有亡而不知者則

無親臣矣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

况世臣乎

謂此亡夫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

不才而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

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謂進賢如不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

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進退人才至

天命天討皆非人君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放置也曰臣弑其君可乎紂天

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害

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

倒錯亂傷敗變倫故謂之以一夫言衆叛親

離不復以為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宮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喜

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

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巨室大官也

工人也姑且也言魯人所匠人之長也今有璞玉於此

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

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

王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資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齊人伐燕勝之

燕王嘗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

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

萬鎰謂璞玉之價值方鎰之金也

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而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晉大旱之望雲霓也歸而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文也一征初征也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蘇復生也此言湯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極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倍地并

四書則正
四
即千里畏人之長註以忘字代之忘字还在後一步

四書則正

七五

燕而增一倍之地也此言齊不與以千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

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

止之也○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

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

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

可也問闕也穆公鄒君也長上謂有司也孟子對曰凶年饑

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

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轉餓餓輾轉而死也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孟子對曰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

可爲也一謂一說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

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而恐也

三上註謂指有司說蓋承前疾視其長上之死說來也

可繼註謂今後世可繼續而行却就事上說了非也
是為可繼其所垂之後而圖延宗祀耳此處創業垂統
與別處不同此乃避難迂圖而另自創業者故須以延
宗祀為主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名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
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創造統緒也彼齊也 ○滕文公問
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狄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
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皮謂虎豹麋鹿之皮幣帛也屬會集也
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其
以其養人者害人也邑作 或曰世守也非身
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此因君死社稷之常法也 君請擇
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
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
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
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昔伊川在朝其聲譽之甚醜衆以其非同志不信也後
却知至復訪其行无完膚遂遭論列而有涪州之行愛
亦者曰先生之行皆姪子与卯世之爲耳伊川曰姪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矣由九城
氏此語分明勝孟子竊謂孟子說到吾之不遇曾侯天
也便該歇口不說臧氏之子二句更查醜藉有今字補

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後父
後喪毋踰過也言其厚毋薄父也諾
應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
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
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
羨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孟
子弟子仕
於魯三鼎上祭禮
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
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
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所能也吾之不遇曾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克樂正子名泚
尼皆止之之意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當路居要地也許猶期也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
其國有二

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

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

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

註以曾西爲曾子之孫侯也按經典序錄云曾申字子
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子於是可考楚間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
西爲曾西無疑

予於是孟子引曾西典或人問答如此豈不
則也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猶光也願之乎曰孟子言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也願望也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顯曰以齊
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
易也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
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
滋益也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學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
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
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
敵也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
謂耕種之時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
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

德行之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引之者然也
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胡其不遠歟

動心處知口德微者有所移意氣畧有所加便是非必
恐惶虞感也朱子恐其疑惑四字從知言亦氣上生出
來然當公孫丑問時何嘗知孟子之知言亦氣而處
有是意哉

膚撓目逃不可添被刺之說明理者自知之李云不
撓不自逃是孟子蓋出此官物底像其膚撓然而不撓
其目疑然而不逃无被刺之說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
于被刺而撓且逃又多了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
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
難大之聲相聞自國都以
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

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
其時

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
聖繼作民若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
易為飲食言飢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

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
所以傳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

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

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
困苦也○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 四十疆在君子
道明德立之時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
勇士丑蓋借之以贊

孟子不動心之難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心有主則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能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禍

寬得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膚撓肌膚
撓屈也目

逃目睛逃避也挫猶辱也禍毛布寬博寬大
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
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
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以施為榮語言雖是古語然却无理之甚

子夏魯信聖人此語未必然若能信聖人其幸必用心于內矣敵人者何以似之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也在外者也物務敵人是敵在外者故與子夏之悅在外者相似

施舍之所養勇也日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會合戰也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天二者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敵入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水諸已故氣象各有所似資猶勝也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于萬人吾往矣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憚恐懼之也往往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

告子不得于言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勿求于氣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不願得不得只要勿求孟子不願求不求只要憚于其差別甚遠註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非是

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謂告子之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未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日可者亦僅可耳若論其極則志固為氣之帥帥然氣亦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為至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

知言從心知性來其有源委言之合理者易知當時
處上橫說其似是而非者最難辨宜重和與非一過觀
諛辭一節可見以善養氣復其初亦是氣本浩然百發
之無一而巳矣非有所加也

註體段是指剛大的模樣本來如此非休用之休本者
混之而以此節為休下節為用非也至大是際天蟠地
無一處不包故曰初無限量剛是死生利害无一此
可廢故曰不可屈撓氣即心休作用處其力量原自剛

大者曰大也之間其是不虧損也本來力量耳

聖者合一之謂不重有助言有助則二矣謂此浩然者
非徒氣也乃有道義合一者若先道義雖欲行之而氣
自虧欠集註皆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
而為之助則其助不台養後方台耳又言若先此氣
則其一時所為未必不出于道義然其休有所不克則
亦不免于疑也而不足以行為矣其言死氣雖有道義
而不可行分明認氣與道義作二物下文言集義所生
分明言此氣從道義而有者其初原自台一下文言行
有不慎於心則餒分明說死義則氣餒本文說得甚明
白而解者與之相反可怪
集義是事：求慎于心從本休上做工夫義集是事：
求台乎義蓋以義為度而謙取于外從形迹上比擬也
行有不慎於心申明其父所生文外申明義謙而取註
以集義為事：皆台于又則遺心而論事與不慎于心
不類夫一事偶合本文原無此意
此是孟子答問入細處人不是用意便是忘休總用意
便是助終忘懷便是忘舍此二途便无措手處義在心

其志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內外本末既曰
交相培養則孟子不動心之大畧也

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專一也蹶顛敢

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究極其所言之極也

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休之克者

善養復其初也知言則明夫道義而於事無

所疑養氣則配夫道義而於事無所惧所以

當大任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所

獨得而無形聲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之驗故難言也至大初無限至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剛不可屈撓蓋天

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休段本如是也

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焉

以害之則本休不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

虧而充塞無間矣配者合而有功之意養者人心之裁制

餒也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克休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慎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

外之也集會合也襲掩取也生者從內而出

得於言勿求於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

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天下

而不在事然離事求心便非聖學故口必有事焉動靜必有事焉做工夫勿正勿忘勿助是他調停火候

忘之便易知而害之弊尤甚故以掘苗喻之上言自養無害此言有害止相應非徒爲告子強制其心而發也

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掘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必有事焉有所事也正預期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克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掘拔也茫茫無知貌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諛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宰我子貢善爲說辭

之不厭則文理昭融万境澄徹故智教不倦則物我一体慈愛周流故仁不必分人已

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無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此昔公孫丑問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猶孔子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一体猶一技也其體而微謂有其全体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

得百里二句是德盛行一不义三句是心正根本節且作一串說非截然二事也

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曰始舍是不欲以數於此數子欲何所也曰始舍是子所至者自勉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所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得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孫丑問而孟子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

質於堯舜論李術不論事功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德心正聖人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宰我曰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无思不服思是心思无一人之心思不服即中心悅而
誠服之謂也或云王者念頭到他人便服故云无思不
服則說穩

國家開暇可以有为之時按國家一日万幾豈能
不事日開暇者乃指無敵國外侮而言非謂本國無事
也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封也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

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

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也以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

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瞻足也詩

有聲○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

居不仁是猶惡陽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此因其

情而進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詩

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黼尸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訓風鵠鴉篇迨及

也徹取也桑土桑根

之皮也綢繆繆繆補茸也予鳥自謂也周公

以鳥之為巢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

之孔子讀而贊今國家開暇及是時般樂怠

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詩云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篇示長也言

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此

言禍之自巳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傑才德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未者多

闕譏而不征則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天下之稼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

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周禮注不邑者官出夫家之征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

氓民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

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

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賦守以亡从民蓋逃亡之民也周禮凡治下以下刑致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民以土宜教民此皆指流來之民說故曰新氓之治註新徙來者也陳相自楚之滕曰願受一廛而爲氓此曰天下之民願爲之氓亦是去其本國而來者也

不忍人人字重看人與人是同胞故不忍之心最切惟其最切則必軫念而求全之故纘承先王二句見其發之必然也以不忍人之心三句見其施之極易也

皆有休湯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
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乍猶忽也休湯驚動貌惻傷之至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也要求也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
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也讓推以與人也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
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緒也人之
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四體人之所必有者自謂不能物欲蔽之矣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如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擴不蔽之意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
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
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
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
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謂之說人皆懼勝則乍見孺子孟子指壁真心示人
正以無納交要譽惡聲之念死別念始是真心擴充
正欲時是此心時、死雜念如火之始然不必在外
面尋些火來幫助他、真撲滅之而已水之始達不必
在外面尋些水來增益他、只要不壅塞之而已只因註
中一個推字遂費安排全不是本來真心矣

四書別注

仁義

三一

舍已從人一句原一直說下從人即是取人故下節只說取于人証云已未善則舍已從人人有善則取之已平對其非况舜是大圣若待未善而後舍則所舍者以矣惟至心至虛雖善亦舍忘其善而并忘人已而一味從人所以為大王辰墨卷並元一人依註做

子路問過則言豈不能舍已從人禹聞善即拜取人豈有不能善聞過而不能舍已從人則其喜為偽善矣拜善言而不能樂取善則其拜也為徒拜矣然使子路為高而能舍已從人樂取人善又何以見舜之大乎舜之所以為大全在耕稼陶漁為帝无非取于人者曰下而上一生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視彼善自聞來過自告入者相去不大有差庭耶子路問過則喜固極矣切然人不告時作何商量萬聞言即拜固極真切然善未聞時作何功用惟舜則不待人言而心常虛所以為大也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不仁不智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田疇人而耻為寸矢人而耻為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如耻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耻心而引之志於仁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言舜之使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

不為私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典授○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死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塗泥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進不隱言進居其位見資必薦而不隱也必以其道
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註以不隱資為不枉
道似字下句重疊矣作文須依註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

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不隱資不

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

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

露身也由由自得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

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

不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皆

不可田也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

于攻戰之時地利險阻城池三里之城七里

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固也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城外環圍也言城

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城

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

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故曰域民不以封

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城界以天下

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

勝矣○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

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

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甲或者不

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

也王使人問疾醫暴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

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

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

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李於

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推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

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

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

也其心口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

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曰否

一辭一字宜屬下讀

德字作快足亦可謂快足于仁義也存文後註

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
吾義吾何慙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
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齒卿大夫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
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慙恨也故將大有為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大有為之君大有作

管仲且統不可召宜說王霸之佐不同乃孟子以道德
自重之本意註在賓師之佐云云不可從

為非常之君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受學師之也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
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所受教謂已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
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陳臻問
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鑿而受於薛餽五十鑿而受前日之不
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

好金也一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當在宋也

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贖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乎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發兵

以戒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

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取猶致也○孟子

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平陸齊下邑大夫邑宰也

伍行列也去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

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

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

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

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他日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為都致邑也○孟子謂蚺鼉曰子之辭當在而

註曰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左傳文也今云王之為都當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不然豈五郊皆立宗廟耶不通矣

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

可以言與蜚盡齊大夫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

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蜚盡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

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蜚盡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

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為卿於

齊出弔於滕王使蓋次天王驩為輔行于驩

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

下邑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

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

言哉齊卿謂驩也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

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敢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羨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嘗並治作棺之事者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太也曰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

孟子為卿而出弔正卿也王驩以大夫而輔行即次卿也恐不必言接卿而行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厚

薄八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樽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

而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

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

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且比化者無使土

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

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

是為天下愛惜此○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

物而薄於吾親

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

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天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沈同齊也

王命也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者士即從士

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

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

伐燕何為勸之哉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燕人

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訛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

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

賈請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弟管叔蔡

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

畔而使之與曰不知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宜者天理人情所宜有也知周公之過為宜則外此便有不宜者矣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

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

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順

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孟

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

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因

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

註責實不能勉君意不可露出

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鍾量名矜

敬也式法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孟子曰然夫時子惡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為欲富乎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

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

富亦不為此也季孫口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

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同壘之斷而高

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古之為市者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

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

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大夫始

矣孟子舞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

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

去齊宿於晝晝齊西南近邑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

言不應隱几而卧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客不悅

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孟子曰：三詎孟子曰：不明曰干澤，三曰濇。濇，孟子曰：濇，濇而餘二者，帶言之曰王由足用為善則非不明，曰天下之民至受則非干澤。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泖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宿齊成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泖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資者在君左右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也。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濇滯也。士則茲不悅。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濇滯遲留也。高子以告。高子齊人曰孟子弟子。

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見王欲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遠。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樂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

註以憂世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節全重憂世謂
我今日所以不豫者正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則今日不能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然故不免
于有憂也若湏世用而後樂又何得為樂夫之誠乎

始即有去志何為三宿出魯哉始也見而不合即不
欲留也見正足用為善則又逡巡而不忍去魯者之
不輕死入如此

而已矣三字最有味不是前言已足無復他說乃是性
只至一更牙兩箇也

也窮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

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

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各世謂得業聞望由可名於一世者也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

為之鳥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言當此時

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此時

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

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

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及於

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太子

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世子自楚

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故今聖愚本同一性古言道一也成覿謂齊景公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我何畏彼哉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

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儀魯賢人文王我師蓋周公之言今滕絕長

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樂不

瞶眩厥疾不瘳絕猶截也與眩潰亂○滕定公薨世子

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

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

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

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當時諸侯莫能行古

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非自外至踰躡也籠布也紆縻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

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

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踰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相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善為宗國也

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謂然友曰
上世以來有所傳受不可改也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
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
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
有好者下必有其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不我足我也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
卿之長歆飲也深墨深黑色也即就也尚加
也偃什也孟子言但在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
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中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
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
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滕文公問為國
曰知謂世子知禮也○滕文公問為國
聘孟子故孟子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
穀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
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
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始播自穀而不暇
為此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
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

此章文字極佳而段滕文公問為國後段畢戰問井地
兩段大勢懸絕參錯照應前段結以新予之國字字
問為國自指照應後段則在片字矣又予之君一
句筆端而將行仁政立前段焉有仁人相對看暴君汚
吏字資者相對看恭儉二字是礼下取民根子礼下取
民是分田制祿根子身居氏一節言取民夫世祿一節
言制祿而又微之以助法之當行及季校之當設文甚
錯綜後段口井地口歲祿曰野人君子曰圭田曰餘夫
之田皆予礼下取民有制相照應

法未嘗不善危子以為不善者時也多取之而不為
虐亦非君子之言

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為

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夏后氏五

十而貢毀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下言制民

之之制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至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石侯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

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古貧人復民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盼

恨視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

償之也益之以足取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世

祿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諸小雅大田之設為庠序學

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駿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

註謂未必能與王業但可為王者師至下條新王之國
又以能與王業矣豈有一時之言而自相矛盾者乎

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謂左論序序學校
皆以明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此而已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

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 篇子指文公使畢戰

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

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

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畢戰 滕臣

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之來問其詳夫滕壤

地隔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祿之常法也野 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

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內鄉遂之地田 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川貢法

也周所謂徹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 厚君子也圭祭也所以奉祭祀餘夫二十五

畝餘夫第也百畝常制之外又 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同井者八家也友猶 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

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自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所以別野人句最好此便見野人之分宜矣君子即此
一句也此許行並耕之說不同矣註却添出君子來解
便不足

此章分三段自首節至亦不用子耕耳關許行之並耕
自吾聞用夏至不善交矣責陳相之倍師自從許子之
道至未聞許行之治而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持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官使合人情宜上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掘屨織席以為食神農始為來耕教民稼穡為其言者托其說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即井地之法屨民所居也氓遠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掘扣椽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責以供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孺者耕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以起上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殮談食朝日自爨以食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疾也許行此言蓋欲法懷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善於耕曰許子以釜

房陶治房農夫二房字從房民自來房字生來治人治
于人治天下持治字從養食而治字生來食人食于
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並耕而食牛生來

饒饒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
金所以煮饒所以炊
爨然火也鐵耜屬以粟易械器者不為
厲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
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此孟
子言
而陳相對也械器釜斲之屬陶
為饒者治為釜鐵者舍止也然則治天下
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

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養也此下皆孟子
言也路謂在

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
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
於人也四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

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

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

之舉舜而敷治禹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

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此下五節入引堯舜禹說堯舜之道即神農之道也堯舜不並
耕則神農必不並耕矣

註勞者勞之不重勞者只重勞之勞是獎對來是招集
門入者不是家珍故李問須自得自得即德也振者
振作振動之意振動之以使之常惺振作之以使之廣
大也

上說堯舜愛民之事見其不暇于並耕此下說堯舜所
愛之大見其不必于並耕

為天下得人不是聖天下人以為得人共治耳堯舜亦
未嘗愛天下

四書別正

入雖欲耕得乎洪大也橫流妄行也汜濫橫
流貌登成諛也道路也獸蹄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
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
疏通也分也九河河流有九也滄亦疏通之
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
泗皆水名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
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言水上平然後得以教稼穡
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

稷官名棄為之然教民非並耕也樹亦樹也
藝殖也契舜臣司徒官名人之有道言其有
秉彜之性也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
固有者而道之耳放勳堯號堯言勞者勞之
來者來之勳者正之杜者直之輔以立之翼
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
加惠焉蓋命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
農夫也易治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謂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
陶所謂為天下得人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民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

二七

四九

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則法也君哉言盡君道也吾聞用夏變

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先過也

之稱倍典皆同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

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

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任擔也場場上之壇場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所事

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名言濯之

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

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

能彷彿也今也南蠻馭古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

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馭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

之聲似之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

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

善變矣魯頌闕宮之福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懲艾也從許

詩則言其神潔曰六字奉業把來分屬以江漢句為明
言秋陽句為光輝又以江漢句為潔秋陽句為白此是
管籥風韻大抵此三句直就心體上說只是徹底融化
一氣不留是皜皜潔白而不可尚門人尊有若自言
行氣象上說曾子信夫子直指心體說以此相形便見
曾子之不可及

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乃齊人也至此又欲齊物矣夫聖人齊物之理而不齊物之形以理一而分殊也許行欲齊物之形則失其理矣故下孟子既分殊處關之

相率為偽正應國中元偽

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纓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附之物皆不論精相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比合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自然之理其有精粗備其有

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買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溢惡以相欺矣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

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墨者治墨程之道也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

孟子稱疾亦託辭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以觀其意之誠否

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又求見則

其意誠矣故因除辟以質之直書言相正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

夷子愛先差等二句正承上若保赤子說來意本相貫
註分後儒入墨推墨附儒亦过于分析孟子說夫夷子
五句乃是解說若保赤子且天之生物三句破他愛先
差等

注人物之生各本于父母非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于
父母無血氣者本于根芽非天使之字子之于親其情
意猶維也乃天子真之中默以昭屬其心而不容自
已者註中若字亦非如技藝手根其脈絡相貫然亦
天然昭屬者

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

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

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

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若保赤子此周書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欲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

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附儒以釋已厚葬之意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犯法如

赤子無知入井也一本謂同本於所生而無二也此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

施之之姑自此始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

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

食之蠅蚋始噉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

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哺種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而

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

蚋蚊屬姑蠅蚋也噉攢食之也類額也泚汗出之貌睨邪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

痛切之甚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反覆也藁土籠也埋土壘也於是歸而掩

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必有道言不以薄為貴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

頃之間也
命備教也

滕文公公童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
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
為也陳代孟子弟子小謂小節也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其非招不往也如不待
其招而往何哉田獵也虞人守死園之吏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二句乃孔子羨虞人之言夫虞人陷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

不忘者念有所屬也志士勇士皆是守道者念只在
道上雖在溝壑後其元而此念不忘註謂常念死无棺
得素溝壑而不恨一心只要暴死此成何事至問此勇
士乃守道者非輕生者亦不是常念戰陣守道而為
君所殺亦是喪元何必戰陣也

不待其招而自往見邪且夫枉尺而直尋者
此告以不可往見之意

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與此下正其所稱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

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

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大夫王良善御者嬖奚簡子幸臣乘御也復之再乘

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事上也範法度也
詭謂不正而與禽遇也詩小雅車攻補言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
今變矣不能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
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五人者也
此阿黨也若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
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
了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無違夫子以順為

居廣居三句純任德性都就心上說心无狹小而八荒一闢謂之居廣居心无偏倚而模範卓然謂之立正位心无和衛而坦坦正路謂之行大道註以廣居為仁正位為禮大道為義乃是題外補意非正訓也孝業專以仁禮為子而於廣居等字反含糊不明真是王傳而奴經矣故皆去之得志二句是說一生要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此三者堅固任他震撼不動

况下土之失位句則知三月无君乃先有君而今无君者註不明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吊吊其不得祭非吊其不得君也

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骨曰冠女家夫家也夫子大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言二子苟容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抑其志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爭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也質所執以見君者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周霄問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

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鷩繅以

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

及惟士二句皆禮文餘則孟子解禮之言也

耕助者諸侯耕籍田而庶民助之也繅繅繅繅

為絲也黍稷曰粢在器皿曰盛牲殺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

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

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

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

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仕謂君子遊宦○彭更問曰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

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彭更孟子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傳是驛傳之傳讀作平声侯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
 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
 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
 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
 功而交易其事羨餘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
 用也梓匠木工輪輿車工也曰梓匠輪輿
 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
 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
 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

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墻壁之飾
 也毀瓦畫墁
 言無功而有害也既口食功則以上為無事
 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
 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
 子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
 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

先祖也仇餉言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于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

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有攸不為臣東征綏

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真

小人箝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

中取其殘而已矣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能同

玄黃幣也紹接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

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述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

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

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取殘之

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勝朱臣傳教也咻衛甲名楚楚語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

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州亦朱

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

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

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下木魏文侯

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已甚過甚也迫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

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

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

豈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曾

即也矚窺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貨惡無禮惡无交際往來之礼非礼物也謂畏人以已為无礼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餽之則認蒸豚為礼矣陽貨有禮而孔子無物以答之可乎

魯厲業及報奴簡及○通竟復重不見意謂君子所奉
自有堅不可朽者然計大過不及之說不可用

子曰魯有諂笑病子夏哇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魯肩竦体誦笑強笑皆小人側眉之態病

勞也夏哇夏月治哇之人也未同而言此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貌言非已所知甚惡之

之辭也○戴盈之曰仕一去關市之征今茲

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盈之朱大夫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

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

年然後已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

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生謂生民也當堯之時水

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

水也營窟穴處也降水澤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

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

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掘也掘去壅塞也洧澤生草者也遠去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

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
園囿汙地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大亂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
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飛廉紂幸臣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者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殺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

向何者不待有和之意朱子引之作辭未安為下不倍是仲尼心事乃托二百四十二年而面之權則孔子先有罪矣其作春秋是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統禹而堯命以治小周公相武王以撥亂其所行者皆天子之事而實未嘗僭其權也知戎易解罪我者非仲尼直有罪也誅亂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為罪誅賊子則賊子懼而以誅之者為罪知者雖不同而要皆有警于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意不重在罪我而未及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仲尼作春秋憲章文武而比之乎魯史其筆削一以尊周為上故為天子之事知者知其志在尊周罪者被誅者以我為罪也知罪不同而人心各有所警故為一治也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處二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墨氏並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
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
之道不若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

恭親章說作于其心害於其政作于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先說事而後說政彼從大而小此由微而著也

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文塞仁義謂邪說亂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

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事細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

志於時然楊墨之害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亦治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

抑止也無并之也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

則我莫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亂者說之詳也三聖禹湯公孔子也古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

而力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有能為救之說者則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嘗者過半矣匍匐往

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於陵地名匍匐無力不能行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

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子之操則螾而後可者也

是未可知不可以必不以平說重非必一边註是

仲子未得為庶也 大蠅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

居之室名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稿壤乾土黃泉濁水也言別無求於人而自足仲子未免

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未能如蠅之魚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

織履妻辟纊以易之也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

居也辟兄離外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

兄生鵝也頗顯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

日其地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外至曰

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

入萬鐘也歸自於陵歸也仲子也鵝鵝鵝聲煩順而言以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

以於陵則居之食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

子者矧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也章原未嘗深詆仲子亦不責他處大倫止就其
倫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為耳此其
註云孟子言外意用之本章非也

孟子上卷終

註原德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不但何法欠勁也
亦用意未圓至心幾是至仁四海民物無一不在其心
而政皆足心思竭死來益必有此制你而心思始及于
此而子之意也若云未足以徧天下則是先有仁及
天下矣時未徧耳非此章本意

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
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故曰徒善
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詩云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章典法也所
行不過者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
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
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惟所以為平
繩所以為直
覆彼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
猶謂未足以及人故制法度以繼續之則其
用不窮而仁之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所被者廣矣

高則下字不於播恩之義思以就事上言如一事有
言即一事之思思却從心流出其言先勞播字從高
位來人深其思即是分播其思於衆遠近皆受其惠即
是傳播其思下衆德是流播之義

上無道揆一節正是播恩之實

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丘陵
水澤
川澤水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治
多矣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
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衆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行上
先王之道者也播流布也
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
不仁
而在高位之禍也道揆謂以義理度事而制
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
君子小人以位而言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
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
則工不信度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
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

至者只是做得盡詳中及字與下及君道及臣道二及

無禮下無學賊民與喪無日矣自惟仁者至此所以貴其

君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詩大雅板之篇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沓沓蓋于孟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自天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孟子

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規

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欲為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

之所以爭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川規

矩以盡方員之極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堯

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

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此則

入彼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詩云殷之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尚紂所常鑒者近在

厲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

天下也以不仁禹湯文武以仁得之紂幽厲以不仁失之國之

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侯之國天子不仁不

興盛也不止于存廢衰也不止于亡古之善作文者用字皆不重

四書刊正

下益

七

証言必死于通承不保四海以下而言非單指不保四
休也

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言必死亡今惡死
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
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反者反求諸已而益修其所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不得謂不詩云得其所欲
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
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雖常言而未必知其有序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孟
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臣室巨室之所慕

以有道為天人所易曉以無道為天乃孟子獨創之言
註理勢二字未受說者謂有道則理為王无道則理為
至此亦不然勢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

首節是泛論其理上節以下皆論無道之專言是公
是許順无道之天言小國師大國是不能順无道之天
者文王是轉無道為有道者

此章下是說六國受天同今激發人師文王此處公也
与未節也文也相對意實相承

列世別記

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慕心悅誠服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
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今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
出而女於吳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今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景公蓋與為婚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是猶弟子
而耻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教皆若效大

下流

日

仁不可為衆三句皆孔子之言是一篇要義確語

國所為者而獨耻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耻心而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斂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 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 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 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將助也言商之孫 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 天下則皆臣服于周正以天命不常歸于有 德故耳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 獻之禮助祭于周京也孔子讀此詩而言仁 者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 今也欲無敵 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此受命於大國是欲 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 無敵於天下也乃師 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 篇逝語辭言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自濯 其手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 亡國敗家之有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 亡者謂荒暴淫虐 危而友以為安利也所以 所以致亡之道也 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纓冠系也 濁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

通章只重自取二字此是世間利害源頭得孔子點最 最能提醒人心下自悔有數自伐自作孽諸君子皆承 自取說去

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所謂自取之者大甲曰天作孽猶
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所欲皆為政之則勿施於民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
也曠廣野也故為淵陂魚者獺也為叢陂爵者鷓
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淵深水也陂食魚者也叢茂林

也鷓食雀者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
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
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
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艾草
名詩云其何能淑載芣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
柔篇淑善也載則也芣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
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
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
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害也非適毀也仁人之安宅
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未一節只說自暴而自暴在言身見之

四書

下五

五

道与事空說註以親長為道親之長之為事勿泥

戰國之臣皆不知尊君故孟子言治民以獲上為先是
以臣道勵天下也獲上不徒是得上之信任謂能守道
循理而以精忠有結于上正也若說悅苟容雖得上信
任而行不合道民亦不信服之故下獲上信友皆皆以
有道言天全饒氏言人費得君必須朋友稱荐大謬外
則信友先悅親者豈亦親稱好而友始信耶君臣分
而友為同志朋友在外而親尤一體故須我之真心
行孚於友而後可通于君順乎親而後可通于友
一點真心流貫故下便推誠身上上可不誠不足
言之心有未實誠是天之理如惡上良如好上色者不
得一些計較者不得一些安排即安心為善而絕落
我絕未通真則善亦不長即事勞理不求埋于心而
浮于事乃世儒必衰之善善即繼善之善乃性之德
非矯造勞別之所能及者真知其出於天命而不以
善人為此之是之謂明即謂之誠上身工夫全在明
上非明若列別有一段誠身工夫也

而不由哀哉曠空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

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

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獲上者以道事之而得其心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思誠者心求乎誠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動動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作興皆起也西伯

來就其養即文王伯夷太公

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二者伯夷太公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

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孟

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

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宰家臣賦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

戰國尚戰世以善戰者為第一非良臣故孟子深罪之
富強二字不平乃是借富國者以甚強國之罪耳現况
字可見

四書別正

下孟

此節只分二等而次之皆次于善戰者通重戰字連諸侯而使之戰關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始次之

註人与物接之時其神在自然則未接物時神將何在耶不論接物不接物而人一身精神合聚于目良即良知良能之良乃不容一毫僞爲賒耗正驗其良此處未便說現人也

聽其言一句是以其言而履之眸子也听言現人者所不察然須知其眸子始可定胸中之邪正故曰善相者相心善者善相善相者現其神之存

世皆以莊嚴端已爲恭孟子則以不侮人爲恭世皆以清淨自爲儉孟子則以不奪人爲儉從來无人如此

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卒地

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

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也○孟子曰存乎

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自中正

則眸子瞭焉自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良善也眸子目

瞳子也瞭明也眊蒙而不明也蓋人之神在目故自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言亦心之所發故并觀之

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孟子曰恭可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

哉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也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淳于髡曰男

女授受不親禮具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

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

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淳于髡齊辯士授與

也受取也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曰今天下溺矣夫

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公孫丑曰君

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

丙戌會試出事孰為大二句予在場中思此題不是說親大而君長小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為大暗對下本字說又不可犯本字之意所以難措手

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
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
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古者
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
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
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
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持守其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能養亦不足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
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事親孝則忠可

此若字即上前若字俱在曾子身上說勉人意在言外註言如曾子之卷志乃在人身說了後註看得可字太刻孟子原無此意

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
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
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
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
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此承上事親言之曾哲曾子父曾元曾子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孟子曰人不足與
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君而國定矣適過也問非也格正也○孟子曰有不虞
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孟子曰人之易其

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者以未遭失言之責故耳○孟子

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樂正子從於子敖

之齊子敖王驩字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

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

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

長者乎館客寓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樂正子為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

不早見長者故孟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

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

從主驩之罪重不早見之罪輕註重其罪又有甚者俱也

當時以葉盛而根本衰華靡盛而敦朴衰故孟子指出

實字以提醒人心挽回世界前二實字就入本心上說

後三實字就工夫上說更有次第

事親從兄是根源發動處故智禮樂皆不離斯二者知

而不去不要分知明守固平看弗去即弗去其所知而

已即文亦不可以品節文章相對乃是即而文之即即

發皆中節之即凡禮儀從真性而出其纖悉無不有天

然之則音調之而使合其則自然品節生華靡文彩了

樂是歡欣愛慕不是和順從容凡事不由本心所樂只

外而勉從便不生意思是歡欣回慕只當喜向前去而

生意勃然矣生不是說事親從兄之意至是始生乃由

事親從兄而此心此理日漸生長欲罷不能有志倦之

意到此時運用爛熟有四体不言而喻之妙矣

求食耳此乃正○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其罪而切責之禮有不孝者三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大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

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

之實從兄是也仁主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

義之道至廣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益良心之發最切近而精實者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斯二者指事親

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

即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

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也既生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又盛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者得其心之悅也順者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違也為人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謂父慈子孝各止其所也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梁

離婁章句下

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文王生於岐

周卒於畢剋西夷之人也岐周岐山下周魯邑近畎夷畢剋近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謂舜為天子得志行中國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揆度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漆洧子產鄭大夫漆洧二水名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所乘之車載而渡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

民未病涉也杠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輿者周之十

無物叢談云符契也長短有度用以徵召古者以竹為之故字从竹斷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歷考諸書葛然二物証合為一物誤矣以玉為之云云乃周禮八節之一耳

揆即道揆之揆心為万事之揆沈相為百政之揆皆以道言其揆一者言其圖度无不同也揆字屬先冬後冬若言度之而其道无不同則揆字友屬他人矣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共由也証以為方橋誤徒行之杠何必方哉詩云造舟為梁說謂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土即今之浮橋

日亦不足不是人多日少即使日子多亦必不能過者
先師荆川文云先施者感其惠而繼與者已有後時之
憾矣得極透

視如國人明是賤而賤之不是无怨无德

一二月夏之
九十月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辟除也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

亦不足矣○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

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義之至也犬

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

人猶言路人土芥則賤惡之王曰禮為舊君

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王疑孟子之言太曰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

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

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

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

居前此猶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

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

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孟子曰無

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此直戒○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

弗為大人察理至精○孟子曰中也養不中

君仁二句与上章義異上章主大臣格心是言君心仁
則用人行政莫不仁也此章直戒人君起言君為一國
之主君仁則不特所行皆仁而一國化之亦莫不仁也
証以事屬禮以時屬義大非有在彼為禮義而在此為
非者此就事言也有在右為禮義而在左為非者此就

時言也不必分
中是德性溫良近于中正未可便謂无过不及也若無
过不及便是真正聖人與不肖者相近哉才是聖氣
穠發近于有為春是涵養薰陶俟其自化群如養花木
栽培之灌溉之而優游以待之則天全而性得矣所以
欣之而向榮也樂字正從春字中來亦有欣之向榮之
意若說樂其終能成則粗矣

天地之情不翁聚則不能發散故有不為全是養得精
定收斂智能藏于宥密註以為知所擇未忘不為之音

不以一念无私為大人而以通達万變為大人不以不
失赤子之心為大人而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為大人
此專重知識技能而不識本來真心者也赤子之心无
智巧无美計純一无偽大人保養此心不墜不染死然
一孩提之初清淨光潔即經天緯地惟不失此而已不
能有所知也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

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

能以寸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

賢遠絕之而不教則吾亦過中而而○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曰言人

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子曰仲尼不為已

甚者已猶太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必猶期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

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有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詣也深造之

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右言非一

處原水之來處也自得者自然而得之於已

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乃是工夫○孟子曰

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養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幾希只是少言人与物所以異所爭不多只有這些子
生天地皆從此出所以要在：只是此理常在非分
外有所增添不必說儼然惕厲

明如鏡之照影是照得纖悉由仁文行即從明察處由
而行之也不可以生知安行平對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四事即四人所行之事不止上四條而四條之事亦在
其中若單指上四條則如愚直酒好善言即特異殊
豈有不合者

周禮天子一巡行太史陳詩以視民風平王東遊
不復巡行王者之轍迹不行于天下故曰迹煥非之指

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
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徐子曰仲尼亟稱

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盈數也水哉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

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原泉有原

混混出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

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

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苟為無本

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于極也

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集聚也澮田間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久也聲聞

名譽也情實也耻者耻其無實而不繼也 ○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幾希少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識

之諱也仁義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

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此皆聖人之事不

待存而無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後

不存矣 湯執中立賢無方執謂

作酒禹飲而甘之遂執謂湯執中立賢無方守而

疏儀狄而絕旨酒不失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文王視民如傷

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

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禹

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政教乎今也巡符絕迹則列國無復陳詩之事故曰詩
仁非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若謂平王之時雅降為
風則正月之篇云赫上宗周寔矧滅之固幽王以後詩
也及列於雅何哉恐不便作文姑依旧解
註以檇杌為惡獸名周禮外史誤之也按字書檇杌木
也一名剛木註引楚謂之檇杌思木取其記惡以為成
杌樹無枝也不從豸則非獸明矣
文字承詩說來以美刺為義春秋以勸懲為義以勸懲
而代美刺固裁自聖衷而為性命之言者也矣為本
之心傳不徒為一時之大法
君子小人以位言若以道言則不善之人安得有澤上
亦不是流風餘韻即曰澤手澤色澤之類五世之內其
人雖不可見太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故孟子得以私
淑諸人也若論孔氏之流風餘韻雖百世未斬者况五
世乎
此孟子精義之萃蓋可以取者取之可以無取者辭之
此明白易亦者惟任可取可無取之間而吾心之則傷
蓋矣非有許有疑之謂也以過取為傷蓋則豈以不與
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今反云然者非過取不及之
說也又本精微皆隨事明善者在而可之間矣豈以不

取也惠然一介不取諸人一介不與諸人皆義必
有也子淵毛有重乎太山是以均不可過也

春秋作

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
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
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
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
檇杌取記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
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

益言斷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
人之澤五世而斬斬絕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孟子曰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言可以
者畧見而

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有疑之
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及害其惠過
死亦反害其勇益
過猶不及之意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
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
衆也羿善射蓬夏自立後為
家衆所殺愈猶勝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薄言其罪差薄耳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

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

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

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
 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
 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僕御也
 亦衛人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
 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
 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孟子曰西子蒙不
 以射也乘矢四矢也
 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
 也不潔污穢之物掩

蓋云第八一蒙不潔則人皆掩鼻惡人一有洗濯則
 蓋片節此不潔不潔齋戒神明之心不可一息忘也非
 妄言自利之說

故即中庸溫故之故乃本來自有之故物易言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者不是故物有感亦不通矣天下之言性
 者須從故物本體上論這故物其本體原是順利的不
 落一毫計較循而行之便是行所無事

故即本然之度

四書

真惡其
 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
 貌者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
 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心之生理故者即所
 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
 也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
 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
 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
 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
 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
 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
 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造曆者以十一月甲子朔夜
 也半冬至為曆元故曰日至
 ○公行子有

下流

十一

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賤之喪耳禮父母死則赴子君七吊之

凡夫人之朝庭之常行朝廷之赴不必君命往吊然後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

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簡略也孟

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

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

乎歷史涉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

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

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有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

有反而仁矣有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忠謂盡其愛敬之心也自反

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奚擇何異也何難言不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

橫逆山謂孟子三有反不如顏子一不校此論統粗必先有反而後可以不校彼以橫求我以正受彼以逆施我以順接愈自反而德愈修彼之橫逆愈滋而我之工夫愈密忌天地之人皆可為明師終身拂逆皆為良藥妄人禽獸其無知而自底不顏也何難不是不足與校何無也不責其所未能而全能不校也有反誠切豈肯自信為仁禮與忠乎愈及愈精乃終身做不盡者故有終身之憂憫其為妄人禽獸而全不與較故無一朝之患

看來此章只重推尊顏子當時只重功不知道德可
對故孟子推尊陋巷之匹夫与名世之士有相同道最可
補于世道人心

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
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
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存心
不苟故○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
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
民退則修己其心
一而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
下有餓者由已餓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

身任其職故以必為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已責而救之急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

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父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

人也禮貌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

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

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

匡章之責善亦情所不容已者父欲出其母安得不諫
母不得其死而欲以禮葬寧忍死言及臨以威王之僞
而竟不敢起其母於馬棧之下其心亦甚戚矣通國不
諫而被之以不孝之名宜孟子察而禮貌之也

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

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戮羞辱也夫章子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責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恩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

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

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曾子居武

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友

寇退曾子友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思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

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

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忠敬忠誠恭敬也為

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言

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

之曾子率其弟子以去不子思居於衛有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

守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

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

則皆然微猶賤也○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

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有來此章亦重子思也說見其非輕已徇人意

人同耳儲子齊人。○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訕然言也施施喜悅自得貌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然慕且虐曰相融說若說怨已之不得其親則乃童不消疑夫人知怨之為怨而孟子獨知怨之為慕最得大舜心事

於我何哉正負罪引慝之意罪誠在我然反之我身而不知其罪在何處所以有負有責而怨且慕

負負也不是相親

于旻天子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愁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言呼父母而流也愁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帝堯也也遷之移以典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上文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

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美也不得失意也熱中煩心之貌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終身慕可○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活只是胸中鬱煩不敢自安之意不可言躁急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詩齊風南由之篇對鸞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妻人曰妻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干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蓋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有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欲使為已妻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忸怩慙色也臣庶謂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田廩也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為

為 椽入正池滄小吏也 囹圄困而未舒之貌 洋洋則稍縱矣 倏然而逝自得而遠去也 方亦道也 謂家故也 象以愛

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方也 ○萬章問曰象

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

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 置之於此使 不得去也 萬章疑舜何 不誅之 孟子言舜實封 之而放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雍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非焉仁人固如是乎

怨彼何弟言生惡當怨而君不藏不宿一毫不戒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

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

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 也共

工官名 驩兜人名 二人相與為黨 三苗國名 負固不服 殺殺其君也 殛誅也 鯀禹父名 皆 不仁之人也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 地名 藏怒謂藏匿其怒 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

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

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原原

而來不及首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源源 若水

之相繼也來謂來朝也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益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

源而來之意 ○成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及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遺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

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成丘蒙孟子子

子語存語也

覺蹙不自安也及及不安貌徂落死也

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丘蒙曰堯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其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也詩

遊是時侯之音其遲速至否其敢與以已意而一

下波也

四書

孟子

卷之

四

第

四

第

四

小雅北山之篇音編也文字也辭語也逆孝

迎也雲漢大雅篇名子獨立貌遺脫也

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誓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雅所為尊

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

詩大雅下武篇言人能長言孝

感而不忘則可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

賢服喪齊栗暨暇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

祗敬也戰事也憂憂齊栗敬謹恐懼之

貌允信也若順也孟子引此而言暨暇

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

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戚在蒙之謔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然

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也詩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諄詳語之貌曰否

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之於身謂

下謂之卑言但用舜之行曰以行與事示之

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諸侯能存人於天子而不能專天子之叔大大能存人

於諸侯而不能專諸侯之柄此人所易曉者若天子存

人於天則人所難知者此如以天子一假為主下二段

又至其易曉者以明其難知者耳

已矣暴顯示也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訟獄謂獄不夫而訟之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

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

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

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云守沙一章之眼目而究其所以為天結以天堯之語

者專為人心故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啓禹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

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

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

之命其實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

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

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

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

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

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

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

有天下之事湯長子太丁未立而死其弟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而太甲繼之顛覆壞

按趙岐謂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朱子而存之按史記湯一百歲而崩豈有九十餘歲而尚生子者又商之君如武丁祖甲之類皆以十千爲号是必踐祚爲王斯有是稱耳二歲四歲之嬰何爲而稱丙稱壬哉又二歲爲第四歲爲兄何乃先言弟而後言兄也夫主趙說爲是

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亳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求也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半

名駟四匹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

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取賦畝之中山是以

樂堯舜之道哉豈豈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賦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若為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

見之哉幡然變動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也天之

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

全休明白曰知由迷入悟曰覺、是知之起頭處註以
垂屬知理屬覺大謬豈有理不明而可言知者亦先豈
然所以然之別

一毫泥帶方可建功立業亦世不創意全在此字上

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

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辱已甚於

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辱已其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

仕近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

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亳伊訓

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造

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

於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

齊王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

事者為之也王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

癰疽癰也侍人奄人也瘠姓

環名昔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白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鄉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

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雝

之賢大夫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濶宋

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

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不悅不樂居

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 吾聞觀近臣

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主司城貞子與子是有夫人故過宋時王其家為陳侯

周臣將說與子路於陳侯考闕里志歷聘紀年譜諸

言孔子過宋後遂却文去却遠陳曰為陳侯周臣則是

孔子臣于陳侯也

疵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
遠臣遠方來仕

者○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

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

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

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

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垂棘之璧垂棘之
地所出之璧屈產

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晉欲伐虢道經於

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虞

之賢臣諫而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

里奚知其不可諫而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

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

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

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

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

以成其君鄉党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

自好自愛
其身者也

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君也思與鄉人處如

百里奚之智以第一段為至下三段皆推明首段
之善後二段言奚之疾以末段為至第五段特用以引
起末段耳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灰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庶懦夫有立志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
 查庶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
 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也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
 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
 之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孔子本不可以事教者仕比久速之稱益曰三子之清
 和任而云也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故聞柳下惠之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
 敦厚也孔子之去齊
 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
 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接猶承也浙漬米水也
 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
 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
 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孟子
 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時說集大成節見孔子各之全智譬節見聖之所以全非也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之全之時由其心体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明鑿成造詣精神而獨為聖之時耳語意一直說下中字應時字

前只有聖字此二節方添出智字不可以智對聖乃其即智以見孔子之全之時也蓋作全全德情明悟則以委實為順應孔子非徒空想無備乃是以智為全而極盛也三子力安得有餘亦非智不足以知射中即亦未射中也

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也金鐘屬聲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條理猶脉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

所就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之義○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衛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畧也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曰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

男視此也王畿之內亦制都大國地方百里

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十倍之也四四倍次國之也倍加一倍也

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小國倍之也

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

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耕者之

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萬章問曰敢

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有而特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救

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

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貧大夫非惟百乘之

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

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

三書皆不可有而挾貴尤當世人君之大病故下歷舉
古人不挾貴者以為則

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

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

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

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

乃食也既食粉飯也不

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

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

而就饗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

其食 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

貴貴而不知尊賢故

孟子曰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

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際也 曰

卻之卻之為不恭何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

故弗卻也

卻不受也義乎不義乎心竊計其合義與否也 曰請無以

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樂人於

此章不可以辭受進退兩平看前段曰辭受而言及孔子之出後段論孔子之仕而言際可公養德重交際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讒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
無人之處也越顛越也讒怨也言殺人而顛
越之曰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一怨
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
何而可
受之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
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
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
賜乎
充類至義之盡者推其類至於義之至
精至密處也獵較獵禽獸以祭而較所
獲之多
少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
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
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
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也
此國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
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先以
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實常有品則其
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非端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庚辰會試出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三句場中都謂孔子
委曲以求道之行予謂不然若行可變為際可際可變
為公養而道卒不行則何之委曲者為徒辱矣孔子之
意只為非斯人莫與為徒而君臣之義不可廢此皆道
之所當周旋者故為此三仕舍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孔子嘗居魯為貧者未必有尊官何用辭之此只是言
其志且諸說有尊官亦必辭而不居也抱關擊柝是一
件事亦不必定為此官但率此為例耳如會計乘田之
屬皆然也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

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見行可見其
道之可行也

際可按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因
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
是以行而不行然後去於衛

則交際問餽不卻之一驗也○孟子曰仕非

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妻非為養也而有

時乎為養仕本為行道而亦有時但為祿仕
皆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時資

其餽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

卑辭富居行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柝夜行所
擊木也為

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苟祿故惟抱
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

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孔子之為
貧而仕也委

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
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位卑而言高罪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以出位為罪
則無行道之

責以廢道為耻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萬章

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

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
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上不得此諸侯不
仕而食祿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

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

之周救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大馬畜役只言其能容而无礼所謂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若不以礼相待則并愛亦无之矣臺无餽糈公愧或有之悟或未也蓋教將君命固不是絕迹不餽亦不是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益自是臺無餽也悅實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救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鹿也臺膳官王使今者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也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為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加諸上位未必是天子之位登庸獲政所謂与共天位者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僕僕頓張貌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為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已傳通也質和見之礼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典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後君欲見之召之

通章以禮文作
正與前相照應
結此是文字妙
實則說禮二節說文後言又路禮門
皆言不可往召而以孔子往召作

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後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後者庶人之職
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
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
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
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
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

可召與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 齊景公問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旃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虞人所
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

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上謂已仕者交
龍為旃析帛而注於旃于之首曰旌 以大

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
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

招招賢人則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
不可往矣

前言以大夫之招，虞人故此因論虞人之皮冠而直
推至大夫之旃，其物相遠之速。

誣己之善蓋于一鄉蓋亨有病
昔孔子季琴于師襄五日而不進
其得其音矣未得其教也又五日曰
得其教矣未得其理也又五日曰
得其理也又五日曰得其人也又五
日曰得其人也又五日曰得其人也
又五日曰得其人也又五日曰得其
人也又五日曰得其人也又五日曰
得其人也又五日曰得其人也又五
日曰得其人也又五日曰得其人也

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也詩小雅大東篇底平
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
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
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而尚進

其世之感矣

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賞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王曰請問賞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及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天過謂足以亡國者易位

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也王勃然變乎色

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及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杞柳桮桮棬屈木所為告子言人性本

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

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

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福仁義者必于之

言夫○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

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

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沙流湍也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

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

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告

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之知覺也孟子曰生之

謂性也猶白之為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雲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

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也孟子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

異○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善外

知性運動非性所以知竟運動則全屬這占冥明註
添前以二字則告子之言亦不錯矣又生之謂性告子
只指人言孟子詰以犬性牛性然後竟人物之性不同
註中兼人物言大謬

告子以食色為性孟子亦言口之於味性也形色天性也其言亦頗相合以仁為內亦不是故下文專關其

也非內也

告子言人之性食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

由乎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

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

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

與且謂長曰我乎長之者義乎

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

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

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

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

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

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

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王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者秦人之炙無以其於者吾炙大物則亦有

然者也然則者炙亦外與

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謂孟子之言而

未達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

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尤一歲則

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梁溪在在外而嗜之者乃自內出对上長楚人之長說物則指炙而言謂豈獨下人為然物亦有如此者以嗜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必之在內無疑矣

性无善无不善性相近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也此三說皆不可无故孟子不斥其非而但申己性善之說

後儒謂情為性血气却即情以驗性意謂情可以為善是以謂之性善註添不可以為惡遂与血气相違本意為字最重為者從性而出不參一毫人力者君子云性之動謂之為動象註云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知莊子之意則知孟子之意矣

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

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况斯瀆之敬在鄉人

禮所上以象神雖子弟為之敬之當如祖考也

也斯瀆暫時也言因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

敬敬弟則必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

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

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

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

瞽瞍為父而舜雖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

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

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情者性之動也故即情之可若

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惻隱之心

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

隱羞惡辭讓是非人皆有之是明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仁義禮智人皆有之是明乃所謂善也弗思而不能及其才是明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物不足事則亦不是法既云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耳目父子豈可言事聰明慈孝豈可言法此是本註有相違皆如物即物與死妄之物比天之所賦者皆是宜且可言物父子不可言物也物之理本來停堂有自然恰好如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故曰法此民之所秉以為常即人之所同得而為好者也德字性字總一樣孔子說詩只添一必字及故字性善之言显然孟子初只以情驗性至此并性善源頭都明白了

此章文字極好始終重一同字首節為王薙麥二節說物之上而以至人同類結之龍子即至末是就人形之上說到心之上而又以至人先得我心同然結之摠則天之降才非殊也中間有大焉之與我不同類

何謂以性同類何相應說身牙師曠也形出則聖人來
曰性之賦我心二句文串以口之字味作法結語播弄
極奇

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

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

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

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

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衆也

也懿美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

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

衣食不足故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薙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溱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饒雨露之養人專

之不齊也薙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當成熟之期也饒瘠薄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

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

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貴也履之相似天

下之足同也貴草履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履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

不至成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

之所着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

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 則理在物而不在心矣 心之本具者為理 心之合宜 處為義 理以口為同具于心 故同悅之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 則天下何者皆從
易牙之於味也 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 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 惟耳亦然 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 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
亦然 至於子都 天下莫不知其姣也 不知子
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 姣好也 故曰口之
於味也 有同者焉 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 目
之於色也 有同美焉 至於心 獨無所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 謂理也 義也 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

自是休歇今謂之生長者 天地之情不翕聚則不能
遂其故物之生不休歇則不能遂其生 謂息為生長亦
宜

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 牛羊是也 穀食曰豢 犬豕是也 在物為理 處物為義 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 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 非有異於人也 ○孟
子曰 牛山之木 嘗美矣 以其郊於大國也 斧
斤伐之 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 雨露
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也 牛羊又從而牧之
是以若彼濯濯也 人見其濯濯也 以為未嘗
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邑外謂之郊 息生長也 萌芽也 蘖芽之旁出者 濯濯光潔貌 材材木也 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
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 旦旦而伐之 可以為美乎 其日夜之所息

仁之心原是本有的只因日与物感憧：往來所以
放其良心耳到後來萬感俱寂百竅齊閉不但耳目安
置其元氣亦亦長藏先天元氣僅存于混茫之中
直意綿：自然与虚空同体到平旦之時物緣未接你
獲正惺故好惡相近使其目昏所為詭或謹于不觀不
動至事變紛紜不動二毫執智不染一毫世情而隨緣
隨逆常養得太虛之体現前日昏昏夜氣也今乃格亡
之倍之而又反覆宜其淪于禽獸矣夜氣不足以存此
不着夜氣說着夜氣云云不存足矣何必加足以字
也存字与上亡字皆指心言謂格之反覆更有夜氣亦
不足以存此心矣

先師云操是操習之操非把持批定之謂心源是活潑
之物豈容執得定人能操習此心順逆縱橫隨其所為
時：还他活潑之体不為情慾所滯碍便是操心之法
節謂之存若不知練習絕有滯碍便着情慾即謂之亡
此心明：灵：原來豈從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
有既无出入何方所之有此正指出本心真頭面示人
非以入焉存出焉亡也

專心者心專于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

此章却似詩人之與体從魚熊掌說起毋到仁与義上
舍生取义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
之良心也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
謂仁義之心也平旦清明
之時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
之所同然也情憾也反覆展轉也故苟得其
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山木人心
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 孔子言心之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當養
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指
齊王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
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是而寒之者至矣
吾如有萌焉何哉 暴温
之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數
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
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
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
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奕圍棋也數
技也奕秋善
奕者名秋也繳以
絲繫矢而射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
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猶美

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

所不辟也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如使人之所欲

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

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

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生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

而與之行道之人嗚受越爾而與之乞人不

屑也且木繩噉啣啐之貌蹴踐踏也不屑不以為為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

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萬鍾則

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

之美妾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於我何加

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鄉為

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

失其本心与資者能勿喪句正相應本心不昧生死尚不顧則此身且不能為我有况身外之物于我身無所增益我及可得而有乎勘破此心則富貴妻子之念俱蕩尽矣

此章仁义二字不平酒重在人心上言仁不是別件即人灵明主宰之心而又也者即此心應事處上合宜而不可酒更商之路也今舍其路而不由至放其心而不知求下句伸加一知字可見二句亦不平若知求心必能行道矣故末二節專言求放心不能求放心酒要孝不知所以求酒要問故孝問之道別无他事專為求放心故着无他二字又着而已矣二字從來見得只為此事註乃謂孝問之非固非一端而其道則在求放心是道外別有事矣且孟子曰無他朱子曰過非一端分明黑白相及言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已放之心在何處如何使之入身來蓋放者誠然而不守求者肯實而存若將馳騁之心收入身中轉境痛痛只是意此馳騁之心而疑然靜定念起即馳騁之則存如此而已

所以二字重看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達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指之 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荷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把一手 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 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 體有貴賤有 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曰腹也 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

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臠棘則為賤場師焉

場師治場圃者梧檟也檟梓也皆美材也臠棘小棗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

尖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願疾則不

能故以為失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

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其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公都子問

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

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

隨也大体心也小體耳目之類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

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

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

矣官司也耳司聽目司視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則此亦一物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以思為職心得其職則物不能蔽失其職則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者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矣此所以為大人也○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

也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則

其大体從小体也小者不能奪是心之官是聰明之主宰着一毫私意則失其聰明之思亦非悠悠曠蕩之思又非將迎意必之思存亡不失之謂思立字亦非矜持把捉之謂識此真心而卓然打起精神使心之精神無一些昏昧放逸愈見卓立愈見精明則百体皆從其令安能奪乎

人心不可以有要也其要之心即其矣之心也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已先亡既也有矣天爵之

心而人爵之本支隨以亡故曰暴亦必亡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終必亡者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

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

謂天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趙孟晉卿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膏粱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仁義文○孟子曰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

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

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

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勝

於不仁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之仁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

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

為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

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

是以為仁必貴乎熟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

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

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

此不廷取美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也徒恃其種之美甘為他道之有成皆非本章之旨

志者心專于是之謂訓學未嘗

矩匠之法也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

名屋廬子色與禮孰重任人曰禮重曰以禮

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

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

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

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

木可使高於岑樓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木

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金甬於

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

重而帶鈎小故雖以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

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

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往應之曰紵凡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

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撻其處

子則得妻不撻則不得妻則將撻之乎紵屏也撻

牽也處子處女也此禮與食色皆其○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

弟之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人自可以為堯舜重一為字費交忽畧為字故有形體之論孟子欲提醒之故教之曰亦為之而已矣下面諸為字俱從此為字說去

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

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

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匹鳴也鳥獲古

之有力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

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

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

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

門假館而後受業又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公

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

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之情也曰

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闕弓而

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闕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

求是求知

從音机說文作石激水趙岐因之朱作水激石俱也

舜至五十全无怨矣故孟子前說怨慕而此處只說慕見小弁之怨全由慕生註增出怨來大非書旨

為詩也固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

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

既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

而遽孔子曰舜甚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

弁之怨不為不孝也曰先生將何之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曰吾聞

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

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遇合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

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

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

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

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

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季任任君之弟儲子則當報之但以幣齊相也不報者來見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處此必有義問曰夫子之任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詳以禮訓儀下文曰禮意不及比幣添一意字見儀即非志非徒禮儀也故書曰釋云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正答為其為相之問謂互所以不見儲子者非為其為相也為其不成享也若不享之故書已釋矣何勞孟子更釋即欲便奉業故不改

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言儲子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享奉上也儀禮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為其不成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以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也實事功也

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怨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

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

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魯繆公之時公

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

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侵奪也髡說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

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例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

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

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訛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齊人餽女樂魯君怠於政

事于路曰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郊如致
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女樂如又
不致膳則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
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非深知孔子者蓋
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
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
行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 ○孟子曰五霸
孟子所為豈衆人所能識哉

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天子適諸
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存省耕而
補不足秋省斂而取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
其疆土地荒無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

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重天子上

初命出身以及家身由家以及朝廷三命由朝廷以
及國四命內以修政治而外以恭行乎天討五命外以應
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公五命皆天子之禁和公特申明
之耳非桓公自制也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
不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
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
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
其罪伐者奉命而伐之也樓牽也牽諸侯以
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
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
職之 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
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
無逼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
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
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倒立也巳立世
子不得擅易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闕人廢事也必得必
得其人也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
後殺之也曲防曲為隄防以專利病鄰也逼
糴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長君之惡其
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
過不
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道○魯欲使
未前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此章言諸侯皆參差相應不教民見其不當殃民
說下言諸侯子勝言言不取南陽就地言道
根言自石明告子至仁者不為皆發明然且不可之意
應上邊言言兒下殺人以求之乎又承殃民而言言上
不教民皆此文章之關鍵也也當道是終身且不可
意志仁是終殃民之說是文章之結束也

慎子即名到者元晦以滑厘為慎字名未之考也慎到
尊尚禽滑厘之術故以為此不但吾所不知即滑厘亦
不識也

言周公之封于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于齊見
齊之不可損裁參意字慢語中此是文字妙處

可書則也

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
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務
之禮義使
之人事父兄出事長一戰勝齊遂行南陽然
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
子伐齊取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
子名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周公之封於
宗廟與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五

六

務引其君直貴至而已作一旬謂道志仁不必對

儉於百里儉止而不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

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徒取諸彼以與此然

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

取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

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孟子曰今之事

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貴是富桀也辟開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古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危亡也○白圭

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人也白圭周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貉北方夷狄之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

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

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麥

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

居中國應成節宮室去人倫無君子依註分配下由單說无君子者以君子尤重也

水自有道人不得以私智与之者雖非子曰自圭之行
隄塞其穴可見事築堤以注鄰國而已全不知水之道
者禹之治水但導河至海水以潤下為道禹疏而達之
乃水之大道理若要勝他便非道矣註順水之性只合
註在上句若訓水之道差

信非信于所宜有也橫案欲將惡字作去声謂信上不
為小信者惡其執一不通也如此說其便但書云惡案
意則則亮字非右所无乃朱子欠考耳若作亮采之亮
即是明白之義心体上不明白何所拘執乎此解尤勝

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陶以水

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欲輕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

重之則是小○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貉小桀而巳○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圭孟子曰子過矣禹之

築隄壅而汙之他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治水水之道也壑受水水逆行謂之洚

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孟子

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惡乎執言此○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喜其道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

處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三者皆當世所尚

且疑而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且問曰其為人

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優有餘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輕易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

政人之行曰諛屈已之躬曰諂相對阿者曰面諛

右之君子陳子是泛問去就三孟子亦是泛答不專指孔子也世儒見三者與孔子之事相類遂定指孔子曰此為見行可之仕云不知千古聖賢此心同此理同其去就之節識不能出此三者若紆定在仲尼身亦便有參差矣勝肉不至局云禮貌未衰待子為政何崇朝夕不食只依本文勿泥註也

則諛諂而諛之人至矣與諛諂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諛諛自是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吾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曰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磨愈通也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故天將降大任於處海濱楚莊王舉為令尹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降大任使任大事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恒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起也徵驗也入則無法家

佛如詩四方以無佛首佛謂其惠觀佛逆人意是相
微戒者弱字較淺

盡即中序至誠及性之及心体至大量包六合情貫萬
微奮魚之飛躍今古之流行何者不在我心体中及也
者无一息不到无纖芥或遺而透究其分量也性即心
中所具之理知也者惺然朗照洞燭无边遐覽旁觀絕
无纖翳也其及心知即足知性知先後无先後級知性
則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别有所謂天也
存心養性是一項工夫心之出入無時故欲存性之生
理不息故欲養存非有心操持也將心存心更成操
收放歸存將放只要意欲使道心時現前不起
一念而本體常凝固存也不滅一念而隨緣常養亦存
此養如探龜之養樹氣灌漑時置之若夫又如龍之養
珠凝神守宝而一音不分為時時密勿助勿忘存即是

存一知身行也心性皆天存之存之同所以事也
立身之孝与事天不同事天者後天而奉天時立命者
先天而天不違也莫之致而至於命也欲立命須掃除
和習漸空情慮言思莫及意思俱空然後与莫致而至
者相合歿与寿原是二途豈不起念之時何者為歿何
者為寿冥然一轍此是不誠之真境修身以俟乃是所
天永命之功日修則治而去之不使此身有纖毫汚染
曰俟則順以待之不可萌一毫覬覦念頭
此以順受二字發明立命未成之旨命有正為變皆莫歷之
之致而至於惟其盡其道者乃為正命君子修身守道順
而受之吉凶禍福皆是坦途而无不各得其正矣証以
莫之致而至為正命与下文不合
以任我在外為眼目意却不平欲人掃除外念而專求
之我也求在我虛上講不必用仁義禮智只要發揮得
我字透仁義禮智固在寸衷行道濟財亦由心造元命
固自我多福亦自己求子張孝子祿是求之外夫子
教以祿在其中是求在我若不求之我而向外馳求則
求有道而得命矣内外兩失故以正
此章本中序來万物就是天地間之万物不必說君臣
父子事物細微勿与我对致中和而万物育焉惟其皆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此言國亦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
法度之世臣拂
十輔弼之賢士
樂也○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
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
一端也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 心者人之神明性則心之生理而天又理
所從出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盡者毫無
虧欠也盡心則理之在心者昭融洞徹而自
然知性矣故盡心即是知性非心外別有性
也既知性則其所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從出亦不計是矣
有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
不害事則承奉而不違也 厥壽不貳脩身

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厥壽命之短長也不貳
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
以終身也

○孟子曰莫大乎孝 是故知命者不
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正也

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
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
立人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
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性
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
可得在外謂外物

○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

備乎我故也至誠及性而人物之性一時都盡備乎不
備乎物雖有備而不誠則无物故以誠為貴反字對物
而言誠者物之終始又誠者所以成物也故反身而誠
當身与物接之時而回光返照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
之實相獨露八荒一闢時措皆宜不但樂而樂竟天矣
倘未能然須強恕而行常將我心比照物心剖破藩籬
本心自显此求仁之徑路也仁者以万物為一體故言
仁

著是显明于心察是纖悉畢照无毫然所以然之別人
終日飲食而不知味終日在道中而不知道只欠一寬
耳聖則樂吃飯讀書作文迎賓待客色色仍着色是性
天作用矣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我与至貴同此至貴之身彼
何以有世可師我何以一身无裂駮思惟羞惡之心
自有不容減滅者

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實有誠

身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曰行之而

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道者衆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孟子曰人不可以

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人能耻已之無耻則能改行從善終身無耻者吾所

耻辱之累矣○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者吾所

之入於禽獸故所繫甚大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耻焉皆人所深耻而彼方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不耻如人則不能如人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

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謂宋句踐曰

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

不知亦囂囂囂囂有得無欲之貌曰何如斯可以囂囂

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得謂所得之尊尊之則有

重而不慕人爵之榮義謂所持之正樂之則自安而不向外物之誘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也

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古之人得志

見即見龍在田之見獨善其身不是全不顧人善即止
至善之善乃從性而出者性為万物之源之理故隱居
而有外慕之心非善也隱居而不求志亦非善也或修
德行又以淑諸人或謂明正李以俟來者皆獨善其身
之事也不然當不得志之時只修身隱于家可矣何必
求見于世哉

富貴原是外物故曰附自視欲然不知已之富貴也

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世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有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
家也欲然不 自滿之意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而為所當為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 ○孟
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
也 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且

前川引劉子所經歷而引舜耕歷山等語則日月
所照無不照所歷之地聖人身不能到政教号令亦不能
及等便不能化耶若指身之經歷為過則不能與天地
同源矣又言心所存主地便神妙不測一發難解而又
引孔子立斯立卦為証然則所謂道与立卦豈但就意
念存主地說而不施之政事耶造化旧說所應之事過
而不當豈是有理而朱子必欲攻之吾不知其辭矣天
地所以造物全是二氣元精流貫我輩存神是率天地
之真精而翁聚在此所以上下同流也率業須依本註
然講語須有斟酌過字不必說身凡政教風声所及皆
是過神妙不測亦須有謂斯存主地純乎天理自然
神妙非思慮知識之所可測如此畧通
以仁教人謂之仁言註中原字不通仁言仁言猶能入
人但比之深處則言不如言耳仁言即是善教仁言
入人雖淺而較之善政則得民深深可見法度禁本意
不足恃而仁德昭著乃其急務也
嘗持節以剛政把持天下故孟子發此見政不如教而
教又須身行其實由仁言而為仁言可也若以得民財
為百姓足是又指王者之政說了不遺其亲不後其君
亦非正訓乃是得民心之效驗

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也夫君子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口小
補之哉 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即神妙不測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同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也 仁言謂以仁之言加於民仁聲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 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所以制其外教所以格其心 善政民畏
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良知良能皆出於天不係於

首節指性善之本體人之行動一落依傍一涉機說便非良能情實一開思惟一起便非良知此是千古入聖直脈路孩提即是李固証佐曰無不知便說天下孩提無不知愛敬矣未節達字是言由其所愛達之于其所不愛通之天下无不在其一体之中豈不是仁由其所敬達之于其所不敬通之天下无不在其合宜之內豈不是義不然与上节重疊矣

人都謂上段為迹而下段為心異非也據來是說全人之心若非濬然至虛凝然不動豈能與木石居行聰明未足歛机智未足除亦不能與鹿豕遊性于所謂久歌不亂辟久鳥不亂于豈是容易異乎野人几希个是木石形儀鹿豕禮度熙熙与太鹿同体也惟与太鹿同体故一有感触无不沛然言善行皆舜心之故物隨感隨而照几希之妙用豈散之于聞見哉

不可分不為一事不欲為心不為不欲是人之真心无為亦是心裡不去為吾不睡昧此真心不可為者便不為不可欲者便不欲掃除蕩滌不留一毫污穢了得中千古作聖之本尽在這裡此外更无別事故曰如此而已矣者而已矣者竭尽无餘之詞註中充义之說大非

安社稷之悅与容悅之悅不同不必以小人來此

不愧不怍本文原無克己之意是程子推原說不必用

四書制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

良能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

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也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

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

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

疢疾猶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孤臣孽子孽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嘗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也

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此劔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社稷臣者以

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故謂之天民必其道

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

德盛而上下化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

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

天下

下孟

六

中天下二句串說重下句不但為天子即輔世長民者亦是一

大行不加二句發明所性不存之理治平事業原從性做出而天命之性了无加減故不存分定又發明无加減之故大行旁居迭變之前而吾所性之分原有一定未嘗動移也

玩根字則知其餘皆是放棄

天下不與存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地闊又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樂也

中天下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故樂然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其性不在是也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

而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樂所欲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溢之意施於

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孟子曰

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

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已歸謂已之所歸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

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此文王之政也

所謂西伯善

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

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所謂一字即從上伯夷太公所說來

註言聖人之道大而本七文原充大字本字此是朱
子在即列推出來的首二節如前之與休孔子登東山
便小魯登太山便小天下言外便見人之李問升一級
便有一級識見峻絕地位則八荒皆一掬觀于海一
承此說去故下一故字觀海而難為水可見李問須
其大者遊聖門而難為言可見遊聖門遊其至者觀水
有術名觀其源頭并治上之流耳惟觀其流急索則如
見其混也 不令之趣日月有明觀其休觀亦不見其明
之盛惟于際縫中苟可容光日月必照察其一際之不
遠知其全体之无 且言外使必人之李問停首深慮便

源之本日月只是明何必更言明之本流水二句是
只休是心中明白外成章句盈科一盈科次雖小水
流不滿不竹心中明白如魚游得志就流不達以爲
文章外見大錯

間字最妙不是相去不遠益又利關頭只此一問下字
說足跡中尚更無疑之地
全人之字不身模範不枉 其字而設施不合一物當
為我則雖飄飄然不嫌于遺世當愛則三過不入
而不嫌于趨時錫巖惟在一道故害道也右之李首
為己仁名無不愛為己實愛即是全人之道我首便差
矣
中是隨其變易頃刻方變一毫思慮經營看不得如何
可掛

謂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

富也易治也疇耕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

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加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

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

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也言所處益高則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水之湍急處也觀水

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流水

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

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謂又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

者蹠之徒也蹠盜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

與善之間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

而利天下不為也取者僅墨子兼愛摩頂放

踵利天下為之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子莫

註言為我善仁兼愛害又則是幸二而害一矣非廢百之謂也揚子為我不但害仁其所為之者亦不得其宜而百凡所為皆偏在一邊矣子莫辨中亦不但害時中并仁又亦害一如有執處成非今之關異端者自以為衛道而不知執着儒教則偏亦害道慎之註添貧賤二字固非而說者欲即以飢渴為心害謂人為飢渴所迫每失其良是飢渴不止有害于口腹而亦有害于心也細玩孟子之言其圖活且有味者依此說便免淺了玩亦皆二字則害心不止一端亦不只在貧賤上如耽玩文章技藝以至馳神異端玄妙皆是害心處只就心之甘處及情洗滌世味醜即衆所好者吾一切禁止自然本源澄徹矣問日新

人知揚墨失中故度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熱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賊害也○孟子曰饒者甘食渴者甘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

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

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

以饒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能以

不以貧賤之故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此言柳下惠和不流也○孟子曰有

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八尺曰仞何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

而不自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其非真有

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狎習見也不順言大

悅狎習見也不順言大賢者之為人臣也其中所謂為不順義理也

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

子若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善

用之不足用其身只是用其言安謂宗社寧蓋富謂百姓充足尊謂臣民且瞻藝詩中外不侮

殺一死罪四句是泛論居惡在四句在大人行之則爲
用在士尚之則爲志註中体用不可分貼仁義亦不可

寫字是清字澄字讀只作於字看註是劍解不是以罪
字替人字

從之則孝第忠信不素餐兮孰太於是詩魏

代禮之篇素空也無○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尚高孟子曰尚志尚也曰何謂尚志曰仁

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收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節食且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言陳仲子設若非義而與

信其賢然此但小燕耳其片離毋不食君

其大○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

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意謂舜雖愛

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孟子曰執之

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

與桃應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然則舜如

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草

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孟子自范之齊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

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

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

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

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交接也豕養也獸犬

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將猶奉也恭敬雖因威儀幣帛

而後見欲幣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君子不可虛拘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存乎中而動於外也動在形中形色天性乃至精之語

可謂曰性者有天賦四體百骸皆真精流貫各形色而

求天性是搯波尋水然眾人則以形而謹其性聖人

則以性而踐其形踐者不仰知之明而亦行之至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

天性也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甚之喪漸愈於已乎也

孟子曰是猶或給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

徐云爾亦效之是冷而已矣徐辰也王子有其

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

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

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

引字不發字躍如字皆就射上影出來此是孟子文字
巧處作文亦須借射的字眼發君子之教方與本題相
近引者引其端發者竟其事不是不告以得之妙即
孝之法亦有不得而及發者此不但道理非言語所
能盡即一言可及而教人之法亦須待人自家埋合方
有心得凡可言可示者俱是粗迹雖是粗迹而至精之
理已昭然在至粗之中故曰躍如中道不可以非難非
易平說重非維一也公孫丑言高矣美矣宜若登天故
此言非高非美亦非若登天只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
從矣昔齊景悟道感馮山指示之恩遙拜之人問其何
為馮山曰只重他當初不與我說破此便是此者
從之的得

無道則道不行矣吾必奉
以而用其殉其道亦以道為主而至死不交訂以道殉
人妾婦之道此道字與本文道字不同故去之

君子之孝純亦不已况於不可已者豈可罷得君子篤
于親當厚者當宜待之以薄孝問宜優游深造決然意
趣不得三石各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成非過不及之
說

此節只重孝字不重厚字

兩務字堂一樣言上言先務堂急下言親身正是急務
不偏物者不泛置其心于不可勝勞之地正所以養吾

滋耳及此時而兩之則其化
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

財者 有答問者 而答之 有私淑艾者 淑善

治也私淑艾者不能及門受業 此五者君子

之所以教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

而日望之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

繩墨不為拙射變其數率 數率等弓 君子

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孟

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 未

聞以道殉乎人者也○公都子曰滕更之在

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滕更滕君之孟

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

得也 得者不為者也 所厚所當

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其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

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之知而急先務者又所以所其智者也不徧愛人者不
益用其恩于不可勝勞之地正所以全吾之愛而急親
賢者又所以廣其愛者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
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
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歆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三年喪服之重者總麻小
功服之輕者祭致詳也放
飯人飯流歆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
齒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盡心章句下

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只是由親遠疎之意宜虛也
說詳以民物為所不愛欠通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上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
戰鬪而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
人也諸侯

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
成

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杵春
杵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制行伍曰陳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焉南回而征北狄怨東回而征西夷怨曰

莫為後我此引湯之武王之伐殷也車車三

百兩虎賁三千人又以武王之車明之王曰

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謂

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

敵商之百姓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

也謂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川戰民為

所虐皆欲仁者○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

何也已蓋下學可以○孟子曰舜之飯糗茹

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

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食也袵乾糲也茹亦

二女也果○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

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

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孟子曰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說察今之為關也將

以為暴出入○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

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

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言則言其非其所固有有用二個若字
其心之常近當靜至直至圓任榮華感實變遷
行前而凝然不動也

拜之一身自其後日之富貴而言則貪賤非其所終身

周是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

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名之人矯情

下譽故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木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真情之發見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

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 ○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

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

君者民神之王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道孟子頌友言之以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與存亡皆此民出便知民之貴甚于社稷其皆恃君之尊而慢民乎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

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

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也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犧牲既成當更立資若是君輕於社稷也

祭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設其壇壝而更置之是社稷雖重於君而

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

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此章次堂依外國本為是若依此強解只得說以仁之
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仁得人則生之理方有所屬
人得仁則血肉之軀始不為虛器故謂之道蓋仁到活
動此人到不是血肉之軀處方是道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起

感動奮發也親炙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

親近而熏炙之也 而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

而言之道也 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也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 ○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

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

理於貉稽稽名不為衆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為士者蓋多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曰風和氣大和融之福也悄悄憂貌本
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
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
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
墜其聲問孟子以為昭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

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

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

心矣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

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

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 ○高子曰禹之聲尚

之心不可少有間焉也

文王之聲尚加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鐘紐也蠡者齒木蠹也言禹時鐘在者鐘

紐如蠹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

平爲善作句士則之作句下爲士者笑之正与士則之相應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過於文王之樂也
兩馬之力與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轍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使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組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組全不可以此
○齊饒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手執曰搏負依也山曲曰嵎
○孟子曰口之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

性者一理也曰六賦之爲命自人秉之爲性口之撻味皆自性出非不假安排全無矯強豈不是性然有大倫之良是以君子不謂之理明其當即嗜欲而求天初也仁之於父子非理出于天精微各足豈不是自然綱常至聖皆受于已天道渾是人事是以君子不謂之倫後公爲清源厚源之命支離大甚且中間多有不通者近來全業久已不用其說

可欲即善所謂可願志仁无惡則事皆可欲美善即性善之善自此至至神皆不離此善字有諸已足善矣夫性所具足充滿其本然之量而精實不淨則闇然自章故美善亦內外合一之理形著而明自不可掩程子曰精是操德如山無有光輝惟精珠玉則有光輝公禽乃珠玉也大而化則種之莊嚴皆爲粗迹而道德充盛摠爲性靈之渣滓故須融其放心忘其勝負而盛德

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不害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善者必有諸已之謂信善實有之可欲故可欲爲善
有諸已之謂信可謂信矣
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盛大

大業不存一毫于臂中由是澹然無可欲冲然無所有矣
本虛而未嘗充實虛漠而根其光輝到此田地然後大
也風光自在受用而思惟擬說都用不着矣非至而何
始而可欲者此善終而不可知者亦此善以此起而即
以此結果

商拱曰勿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
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自有一神人也註誤愚
按神至東是一井則孟子亦不該言匹之下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混然無可見之迹則不思

不勉而為聖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聖之至妙人

不能測矣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益在善信之間 ○孟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迺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如此歸斯受之

者憫其陷溺之久而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

取其悔悟之新也 放豚放逸之豚也豈關也招賢

放豚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 也豈關也招賢

也 豈關也招賢 ○孟子曰有布縷

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

二用其二而民有歿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

歲有常數而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不堪矣 ○孟子曰諸侯之

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

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時才妄作所以取禍 ○孟子之

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來之弗得

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為竊屨

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小才對大道說君子於世才亦不論大小露才取愚才
愈大而禍愈速郭公甫詩云莫向河邊表明月夜深無
救採珠人吁可畏哉

往說謂指向日之不善註謂雖天子亦不能保其往
是指後日之不善按館人之意謂自門牆而去者不
能望門牆而求者不拒若以求教心至即垂接受是以
徒勞獲雜容有勞殿之事也

不忍不為此真心也達之于所忍所為且此真心也害
人穿喻乃不忍不為之極者充字從達字來惟達而後
能充也穿喻之心所謂偷心也偷心未息則一切修為
盡屬虛假故下二條特抽出言之穿喻事豈得受尔汝
較密矣至于言餽事畢矣察又不精則日用应酬是
偷心作用所謂充充穿喻之心者必充至此而後
也

大全朱子曰實字与名字对不欲人以尔汝之称加諸
戊是應尔汝之名也然反諸身而去其有可尔汝之行
是能充其充受尔汝之實也此解勝本註寫字不可忽
謂充所往而為乎义也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或問之者問於

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
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
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
亦不能保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

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

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也人能充無穿喻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穿七穴喻七竅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
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
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 人能充

則能滿其無穿喻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
無受尔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山充無穿喻

之心之意也爾汝輕賤之稱人雖有貪嗔隱
忍而其受之者然其中必有慚忿而不肯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 士未可以言而
使其充滿則無適而非義矣

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餽之也是皆穿喻之類也餽探取之也便佞

於人是亦穿餽探取之也便佞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

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

事而至理存焉所目前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

平所謂守約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

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此言不守約 ○

而施博之病

法者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者各有規模一毫不容違越所謂法也行之而一毫无所觀礙无所回避任其自來絕不計較所謂順受其正也

大人君子所畏而孟子曰慎欲也蓋其當高致切等也堂高二句是言室之制也食前二句是言食之制也

欲註以為口鼻非欲亦只是有所向便是欲其論在精但須要講得完全如外來物感之欲固宜寡矣天即形骸之欲而性俱生者亦宜制之形骸之欲固宜制矣即意之所謂有所向者亦宜制之又寡字要看得好不是說去七八分留一二分爲寡也天即之間織屢蓋全體皆透皆容皆得一分寡欲對天欲看本欲渴解爭本而未盡欲且從寡上做工夫欲動于心即以道制漸上輕省旋消田隨道染新塵欲起即覺之即除未勝保其不起故不言无而言寡耳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及之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也巍其巍巍然富貴高顯貌也

堂高數仞

我得志弗爲也

樂飲酒驅騁出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爲也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

吾何畏彼哉

棟樑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謂難也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本心者又所欲不必沉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父沒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

有首飾至是又其次見聖人所以取狂狷之意有過我
四至未見聖人所以惡鄉原之意
不忘其初不能改其旧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
暴世情不能本性是非非毫不能轉換故能不忘其
初心

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
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
名所獨也肉轟而切之為膾炙也○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
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狂簡謂志大
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
初謂不能改其舊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
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得故思
其次也孔子豈不欲中道
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
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

琴張曾皙來言其志何等高入而平也稽考其行
是不能踐其言也

孔子曰一段詳言下文似孟子所引同論狂狷而及
鄉原也註以為萬章所引始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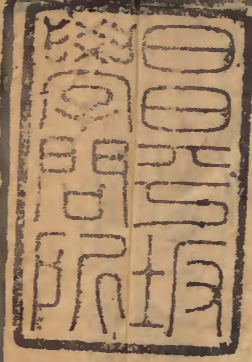
謂狂矣琴張名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曰其志
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也
者也嚶七志大言人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
輒解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行不濞之士而與之
是狷也是又其次也此固上文所引遂解所
以思得狷者之意在存
志者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
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
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孔子以其似
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
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其為為幸深惡
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
 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
 原也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鄉原詭
 從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詭狷者曰何必如此
 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
 當為此世之人使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
 原之志也闔蔽藏之意孟子言此深自閉藏
 以承親媚於世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是鄉原之行也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
 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
 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

信惟聽其言似曰直情而實皆取办于吾故惡其信
 信信六全有此設故此題可出程文亦主其說今看來
 上句說得是下句從未然若巧言全無誠實何為亂得
 信惟聽其言似曰直情而實皆取办于吾故惡其信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
 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
 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
 孔子之言
 似義而非義也鄉原不狂不狷人皆以為為
 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
 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邪慝是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湯
 皇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知謂知
 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此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世既不遠地又相近然而見
知者既死有乎爾則他日聞知者亦死有尔五百年必
有圣人與是聞知者他日所必有矣則今日豈死見知
者乎林氏詳全慎高拱云依林說見知開知之必
死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先後語氣不相應亦自不成
文理且既謂夫無見知開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可也
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不然也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

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也 出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

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行乎爾則亦無行乎爾

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下孟終

